

泰兴的童年琐忆

□ 汪泰

我父亲在泰兴黄桥人民银行工作,那是离长江不远的一个名镇。我便出生在那里,成了高邮籍的黄桥人。

我对黄桥没什么记忆,依稀有点印象且也听父亲说过的是,父亲拉着我的小手,走到黄桥肉联厂大门,要我跟他念“地方国营黄桥肉联厂”,我极小,不知怎么会留下这样的记忆。父亲以后告诉我,他听人说当年陈毅曾在黄桥中学打篮球,指挥黄桥战役。

父亲从黄桥调到泰兴城里的人民银行后,租住在城里的一条小巷里,我开始有了一点记忆。记得我上了巷子里的一家幼儿园,只有十多个孩子,房子有一小阁楼,楼上摆了一排小木马子,让孩子撒尿。

一段时间里,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敲锣打鼓,敲铁盆箕,敲面盆,敲木块,敲一切可以发出声响的物件,怪声喊叫,发出一切可以发出的声音,麻雀吓得无处躲藏,无处落脚,身疲力竭,掉在地上被人捉拿。学校要老师带学生到野外挖苍蝇蛹,我没地方丢,跟着母亲去。多在一些大粪缸周边挖土壤,看到蝇蛹便攥起放在盒子内,有学生边挖边教我学数数,从一数到一百。那年代讲究“除四害”(指苍蝇、蚊子、老鼠、麻雀),后来把麻雀换成了臭虫。几十年过去了,“四害”还是“四害”,人类也没什么除掉它们的好办法。

一、二年级是在高邮的新巷口小学分部上的,三年级起又去了泰兴上城中小学。那是坐落在一条小巷里的小学校,学校里有许多高大光滑的梧桐树,还有办公室旁的紫藤树、花架。

那时我们住到了一条河边的陈家小楼,出门上大街,向西是母亲的城西中学,向东过桥不远就是我的小学。父亲在离城五六里路的城北中学(在燕头),他那时已从银行转行到学校当了老师,住校。

每天晚上,在家做完作业就没事了。家里的书很多,我乱翻,逮到好玩的就看,竖版繁体,认不着的字就跳过去,看完了《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》,知道了突破乌江、飞夺泸定桥的故事。还有《镜花缘》,看不太懂,只是觉得里面的插图好玩。还有苏联的书,有本是写一艘潜艇出事故的故事。母亲都要到单位参加学习,她不让我在灯下看书,押着我早早上床,把煤油灯的灯头捻得黄豆大。我心

里害怕得很,躲在被窝里闭上眼睛用力睡觉。有时一觉醒来,发现母亲还没回家,就放开喉咙大喊“妈妈”。喊得楼下的房东老奶奶也喊了起来,“不要喊,你妈妈马上就家来了!”有时,正好母亲在外面听到我的喊声,也叫,“别喊了,回家了!”我不知道,母亲为什么要天天晚上学习。后来,我坚决不肯一个人在家睡觉,母亲就把我带到学校,放在她班上,让我坐在一旁看学生晚自习。她班上有个男生左右手残疾,右手不能写字,左手蜷曲着转了一个弯抓笔写字,看他的样子,我心里好难受,但他写出的字很好看。有时,在办公室里做作业,听老师们开会。

陈家小楼住了一年,我们搬到了母亲的学校。校园里有个小湖,周边长满芦苇,湖两头有路通往湖北边的教室,我家在湖南,离水边不远。星期天和暑假,父亲回家了,我们自己在家做饭。我最喜欢下河边淘米洗碗,赤脚站在水边,把淘米箩沉到水里,引来阵阵小鱼围着双脚打转,撞着腿肚脚趾,有的还游进了米箩。我稍稍把米箩一提,小鱼便箭似的游离开去,一条也逮不着。

水塘边有一块不大的空地,父母用休息时间拔了杂草,理清砖瓦杂物,挖开(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翻的地,用了什么工具),撒下小麦种。出了苗,竟越长越旺、越长越密实。天暖了,伸出了带芒的穗儿。这芒从绿到黄,从柔软到刺人,越长越欢,越长越结实。儿童节期间,母亲用剪刀剪下一把把麦穗,揉搓下粒粒麦籽,竟有了近一大口袋。父母那个高兴,我也盼着这麦籽能变成雪白的面粉,变成面条,变成白馒,变成烧饼。要知道,那时才离开“三年困难时期”不久呀。

后来,靠小湖边的房子拆了,我们搬了家,那是一间旧教室隔开的,一半木工房,木工房里是坏桌椅破板凳废木料,一半是我家。家外面一段段围墙,围墙外是人家。外出到学校大门,要顺着围墙绕一段路。夏秋,围墙上爬满了人家种的扁豆藤,扁豆藤翻过围墙披挂下来,一墙的红紫粉白绿,真好看。待上面缀满了丰硕的红绿豆荚时,我便动了歪脑筋,晚上偷偷摸黑来到墙下摘豆子。豆子摘回家,被母亲骂了一顿。后来这家女主人爬上木梯在墙头摘扁豆,看到走路的我,说墙这边的豆子摘不着,你们摘了吧,我这才大

火烧眉毛

□ 胡兴来

些肉。肉要越肥越好,骨头要越少越好,大约每人半斤的样子,再买些酱油、味精之类调味品。王二嫂把几捆稻草挑到定点的人家,准备做中午饭。

一会儿,看样员上船看样了。粮食是按质论价,看样员抓一把稻子,两手用力一搓,稻壳碾碎,嘴一吹,米就露出来了,再抓几粒米放到嘴里用牙一咬,就能断出这稻子有几成水分。看过样就可拿到看样员的划价单,一拿到划价单,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了。扒舱、过秤、抬笆上肩、上跳板,走到稻屯中间把抬笆下肩,倒下稻谷。

张现开安排我在船舱里把稻谷往抬笆里装,不让我扛稻子。我心里感谢,但嘴上还有点不服气,要试一试。张现开说:“你扛稻上去,浪费时间,如果跌下来哪个负责?”听他这么说,我只得作罢。大部分稻谷已扛上去了,有社员对我说:“肚子饿了,不知道饭做得怎样了,你不如去帮忙做饭吧。”其他人都附和说:“好!”于是我上岸到烧饭的人家去。

我们定点烧饭的是个生意人家,离公社

实习那年吃饭难

□ 仲元芳

高档的一顿中午饭了。晚饭呢,因为我有只电饭锅,大家拿它当宝,用来煮稀饭,就着榨菜,真觉得美味。

于是,我们就念想起带老师的好来。第一次大夜班,胡老师带来了麦片,我们一

着胆子,正经去摘扁豆了。

那年深秋,外婆离世,母亲请假去了镇江,父亲在农村学校,我虽然三顿在学校食堂吃饭,但母亲不放心我一人在家,便请她班上的一个男生晚上来陪我睡觉。这个男生是班干,名字至今我都记得。他从家里带来好多山芋,晚上用砖头垒成灶,从隔壁木工房找出废木料,煮山芋。一连吃了几晚山芋。泰兴的山芋真是太好吃了,至今忘不了。

每天早上,我从家里出去到学校食堂吃早饭,二两饭票,两大勺米和元麦粳子混煮的热粥。我们几个孩子一同比赛,谁喝得快。于是我转着饭碗,边吹气边一口一口往嘴里吸,喝得稀溜溜地响。我快不过他们,他们喝光粥一起走了。他们高我一个年级,一个姓戴,是教导主任的儿子,一个叫崔志国,是一位化学老师的表弟。崔后来上了初中,没毕业就闹着当兵去了,在福建莆田。这些都是我回高邮插队下了乡,他凭着依稀的记忆写信到高邮告诉我的,他写了一半的地址,我居然收到了。

我常一个人在街上逛,东看西看。听卖老鼠药的吆喝唱小唱,看他脚下一地的死老鼠;看鼓楼街街旁卖牛肉锅贴的做锅贴煎锅贴;看给人拔牙的,桌上的盘子里满是奇形怪状的牙齿。夏天,泰兴的街头常有人卖一种小西瓜,一板车比拳头稍大一点的小西瓜,一二分钱一个,围着板车吃,得把瓜籽吐在车内。瓜籽挺大挺黑,卖瓜的就要这又大又黑的瓜籽。一次挤在吃瓜人群里,忽然发现有母亲学校的老师朝这边看,我很难为情,忙低下头转过身去,以后就再也不敢在街上吃这种小西瓜了。

春节是我们小孩最开心的时候,母亲学校的茅校长初一大早就领着住校老师一家一家走,然后被拜年的老师也跟着队伍上了街,人越来越多,我们几个小孩就成了拜年队伍的尾巴。走几家,我们的口袋就鼓起来了,瓜子糖果,什么都有。母亲不准我跟在后面,说我不懂得难为情,茅校长却鼓励孩子们跟在后面。我于是悄悄跟着,跟在最后,跟到结束。

1964年夏天,我在泰兴度过了最后一个暑假,要随母亲回高邮了。这年她班上有四个学生考取了省泰中(泰兴人把泰兴中学也称做省泰中),学校很高兴,她也很高兴,我们全家都很高兴。她是班主任,教英语,她的学生都喊她印先生。临走前一晚,学校老师聚餐,送我母亲。母亲不许我和父亲一起去吃。那天,我和父亲在街上吃了泰兴的最后一顿晚饭。

粮站不远。男人姓王,整天在外做生意,女主人在家照料孩子、做家务活。因为家境好,她不参加生产队劳动,什么时候去她家都比较方便。

我到了王家,女主人俏俏刮刮的,讲话的声音清脆悦耳。她正在帮忙烧火,见我来了,告诉我说:“王二嫂上街买东西去了。你来了,正好烧火。”于是我就坐到锅灶口往灶膛里添草。

她笑嘻嘻地问我:“你会烧火吗?”“会呀,在家里天天烧火。”我觉得她的问话好奇怪。她家烧火不用火钳,灶膛大而深,用的是铁制的火叉棍。我有点不太习惯,听到她问我更有点紧张,生怕熄了火,就不停地往灶膛里塞草,还真把火塞熄了。女主人正在煨肉,火一熄,滋滋作响的肉没了声息,她说:“你这个伢子,真把火烧熄了。”

她一边抱怨我,一边转身过来,弯腰探头往灶膛里看。我正用火叉棍挑着草往灶膛里用力吹气,她也把头凑过来往里吹,两个人的脑袋靠在一道,聚精会神地一起用力吹。

忽然间“轰”的一声,火着了,火苗猛地往外一窜。我只觉得脸上一烫,头本能地往回一缩,一股毛发烧焦的味道已经出来了。我手一摸自己的眉毛,晓得坏事了。赶紧朝女主人看去,她满脸通红,气急地责怪我:“你这个伢子,火都不会烧,把我眉毛都烧掉了!”

人一袋,真是香甜啊。夜班时,还尝到过何老师带来的油糕、朱老师带来的汤圆。

有一次,没吃晚饭上“小夜”,忙到晚上十点,觉得饿得不行了,也不敢告诉老师。老师吃面条去了,没有给我带一份,我真是尝到了饥饿的滋味。其实还是胆小、不敢说,当时若是告诉老师,老师肯定会安排的。

实习一年,很快就过去了,吃饭难的日子也结束了。

柏老大

□ 潘万宝

柏老大,是我老家同组的一个村民。他姓柏,下面有个弟弟,没有人叫他大名,都喊他“柏老大”。柏老大的侄子是我伙伴,我经常到他们家去玩。

柏老大单身一人,家境贫寒,日子过得很苦。他与弟弟一家住在一起。房子坐北朝南。弟弟一家住东头房,厢房是弟弟家的伙房和杂物间;柏老大住西头房。两头房门都对着中间堂屋。这间堂屋是共用的。其实柏老大仅仅是走堂屋进出,从不用堂屋,因为他的吃喝拉撒睡全都在西头房。

西头房里陈设很简陋。进门右侧板壁处放着一张高一米不到的小方桌,由于常年不擦洗,已经看不出桌子的本色了。房间东北角搁着一张小床,说是床,其实就是横竖几根木棍、木板拼凑起来的,上面常年铺着稻草和细席。床的四根腿上绑着四根竹竿,四根布条子扣在四根竹竿上,拉着一顶纱布帐子。帐子很少洗过,白色已经变成了灰褐色。床上的稻草和细席,从没有看他晒过、换过。走进他的房间,总闻到一股霉味,还混杂着尿骚味。绑在西南角床腿上的那根竹竿上吊着一个白炽灯泡,但从没有看它亮过,上面都结了蜘蛛网。我们每次到他房间玩,里面都是黑黢黢的。有时突然进到他房间,搞不清他坐在哪儿。看见我们进来,他大眼睛一闪,能把我们吓一跳。

柏老大平时生活很艰苦。我感觉他一年到头都是早晚吃稀饭、老咸菜,中午吃烂菜饭(菜和米一锅煮,介于菜饭与菜粥之间的那种)。

柏老大有个很不好的习惯——吃饭从不洗碗。每次吃过后就洗碗倒扣在桌上,下顿吃饭时再反过来用。

柏老大有个异于常人之处——走路很轻,没有一点点足音。经常看他一个人低着头,慢慢地抬起一只脚,轻轻地放下去,然后再慢慢地抬起另一只脚,再轻轻地放下去,走了老半天,远看好像还在原处。他晚上走到别人后面,突然一说话,老是把前面的人吓一大跳。

他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——帮人家烧火。但凡周围几个生产队有人家办红事白事,不要人约,到时他准会端坐在灶膛间。厨师一声令下,他立马把火烧得旺旺的,而且还会根据厨师烹制不同菜肴的需要,及时调整火势。火烧结束,他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灶膛间。待到吃酒的人全部散席离开了,他才双手撑着膝盖,吃力地从坐了几个小时的木小凳上站起来。他弓着腰、撅着屁股,走到还没有收拾的桌边,把一个个空酒瓶里的剩酒倒进一个小碗里,然后找一张剩菜较多的桌子坐下,一个人旁若无人、有滋有味地吃喝起来。

柏老大平时很少与人交流,但看到小孩,有时会从破衣服口袋里掏出糖果递给他们。有的小孩看到他有点邋遢又有点木讷的样子,就躲开去了。此时他总是憨憨地笑。

后来我外出求学,再也没有看见过柏老大。也说不清他什么时候离开了这个孤苦生活了几十年的世界。

小名

□ 王晔

爸爸好像没有小名,奶奶是喊他的名字,在外人面前就称他“老大”。妈妈好像也没有小名,除了弟弟妹妹喊她“大姐姐”,大家都喊她的名字,在外人面前奶奶称呼她为“大姑娘”。

我也不算有小名,小时候长辈们都喊我“小胖子”,人家以为是因为我是老大的“小一子”,而我原本的名字就是“烨”。妹妹却被喊为“二子”“小二子”“王二”等小名。

晨晨和天天起小名,也是20几年前了。晨晨是早晨8点生的,所以我就叫他“晨晨”了。有一个笑话,晨晨去年刚工作的时候,有一天我二舅舅去了晨晨单位的那个网点办理业务,就问人家“晨晨在哪”,说下次来存钱。因为他只知道从小到大喊“晨晨”,大名反而不记得了。于是晨晨同事下班后就在工作大群里发了说,谁谁谁来要找“晨晨”,谁是晨晨?

而天天,是妹妹怀孕时就胎教一样给起的小名。那时候特别流行怀孕后先给宝宝起个小名,并经常对着鼓起的肚子喊宝宝的小名,跟他(她)说话,说等他(她)生出来时对着他(她)再喊小名,他(她)就知道是喊他(她)了。只是不知道天天生下来以后,喊他的小名“天天”,他有没有胎儿时的记忆了。